



浓情古典典藏版

长恨歌

端木摇◎著

梦断凤凰阙

琵琶悲歌，凤凰于飞，笙箫风流，风雨几许？
我颠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端木摇◎著

长恨歌

梦断凤凰阙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恨歌:梦断凤凰阙/端木摇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2
ISBN 978-7-80220-433-1

I. 长… II. 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787 号

书 名:长恨歌:梦断凤凰阙

出 版 人:田 辉

作 者:端木摇

责任编辑:张光红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010-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发行部)
010-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 www.zghbcbs.com](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40mm 1/16

印 张:18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433-1

定 价:2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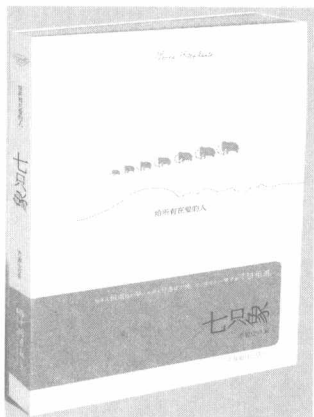
作品简介

童话艾悦坊 青春新时尚

艾悦坊是一个专业青春阅读品牌。我们致力于用文字表达青春的有形价值,用文学升华青春的无形价值,追寻着成长的足迹,我们伴随您记录与青春有关的童话。迷惑与无奈、大胆与率真、叛逆与肆无忌惮、奇异的哲思、可爱的谬思……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爱情、关于执着、关于那些无以言喻的美好与感伤,你总能找到你所喜爱的。爱阅读,就要读好书,我们是属于您的笑容与泪水,我们是您正在经历的已经走过的即将进入的青春见证者——艾悦坊。



《七只象》——给所有在爱的人



作者:苏善生

十年后的一次长途行走,逐渐揭开十年前的残酷往事,以及十年内所有的悲欢离合。

不同的男女之间,不同的感情波折,不同的世事无常,却有着相同的无奈与绝望。

七只象,是叶清晨的母亲留下的一把古筝底部的图案,是青海湖畔一段美丽的传说。

七只象,在这里代表了七个人,他们行走在这个世间,用真爱和泪水浇灌逐渐枯萎的都市灵魂。在这里也代表七种爱,包含我所认知的人生百态。

七只象,是爱的标尺,更是这世间的旁观者。

有些人相遇得太早,有些人相遇得太晚,而,有些人一辈子都不该相遇。

《倾世皇妃——一寸情思千万缕》

作者：慕容湮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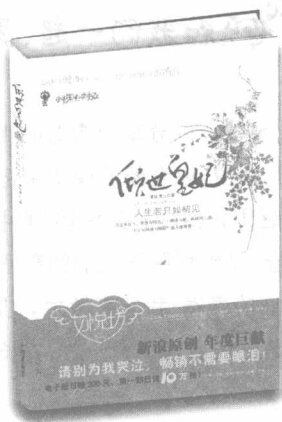
艾悦坊年度巨献，
请别为我哭泣，
畅销不需要眼泪！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一场逾越生死之恋，一段痛彻心扉的故事，一部关于爱与痛的传奇。

《倾世皇妃——人生若只如初见》

作者：慕容湮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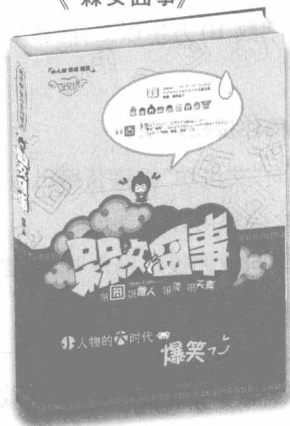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2008年4月，《倾世皇妃》登陆新浪，三个月内便取得站内千万点击、互联网总超越一亿点击的浏览量，并在上架当月便登上新浪VIP销售冠军宝座，女性古典小说中难有作品与之媲美。而以作者18岁的年纪写出如此杰作，更是惊为天人！



《囧女囧事》

作者：闻婕



《囧女囧事》，一部讲述小人物的草根生活与爆笑的小说。如今，囧字当道，流行的网络语言；宅男腐女必备极品读物。人生囧囧更健康。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大时代，虽然我们都是那些平凡的大多数，哪怕掉进了天鹅湖也等不到王子来跳舞。天使说，90%的女孩都会吃爱情的苦，只剩10%能得到幸福，能永恒的只有0.005。

和我们一起,勇闯青春的“艾悦坊”吧!

 一个以分享为宗旨的青春原创品牌。以青春的笔调来诠释我们的爱、疼痛、欲念、喜悦,以全新的模式来记录与我们的青春有关的童话。

在这里,在我们“艾悦坊”的书库里,你还有我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那属于我们的青春,觅到那属于我们的影子,更能找到甜蜜、幸福和爱。

我们的青春,我们来做主。“艾悦坊”在此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赶紧把您的美文、美照投递过来吧,让我们一起成长,让我们一起快乐地成长!

◎征稿类型:

1. 成长故事
2. 情感故事
3. 悬疑小说
4. 古典言情

◎投稿要求:

1. 文章可以是长篇或者短篇小说集,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注重内在的冲突和张力。
2. 人物性格鲜明,内容积极健康,精神积极向上,能够展现您丰富的想象力,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
3. 字数 10 万字以上,能够单独成册。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艾悦坊”投稿获得出版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稿件授权声明”之全部内容:

1. 您向我们投递稿件时,请您一定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
2. 您的稿件,“艾悦坊”书系一旦采用,我们便拥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著作权法另有规

定的除外。

3. 所有给“艾悦坊”的文字类和图片类稿件作者均不得一稿多投,若自投递出后两星期内没有收到明确答复,您也可另行处理。

◎ 温馨提示:

请注明笔名、真实姓名、性别、年龄、联系地址、邮政编码、电话、E-mail、QQ、MSN、投稿类别、投稿文章题目。

◎ 投递方式:

1、邮寄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8号楼918室 邮编:100045

2、电子方式:艾悦坊信箱:aiyuefang99@163.com

艾悦坊QQ群:35583499

艾悦坊博客:<http://blog.sina.com.cn/aiyuefang99>

艾悦坊策划人信箱:lihan889966@163.com liujiehuia@163.com

艾悦坊策划人QQ: 517586625 52865316

艾悦坊策划人MSN:lhhan520@hotmail.com liujiehui1983@hotmail.com

目录

第一阙 皎若日光\001

第二阙 风急卷青雀\013

第三阙 妍影入江流\027

第四阙 歌吹凤凰阙\039

第五阙 心悲抒不成\053

第六阙 冷箭破浮云\069

第七阙 秋雨簌簌冷\083

第八阙 怀沙断流水\097

第九阙 西北啼塞寒\111

第十阙 朔风飒飒鸣\123

第十一阙 素手定乾坤\137

第十二阙 冰火舞黄沙\151

第十三阙 锦瑟冷冷调\167

第十四阙 善哉美人行\183

第十五阙 正惊湍直下\199

第十六阙 徘徊九华殿\215

第十七阙 风裾怀冰雪\227

第十八阙 孤月黯销魂\239

第十九阙 急雨乱飞花\251

第二十阙 痴恨总成哀\263

第一関 皎若日光

燕歌行案是较西魏胡僧凉帝崔暹。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燕歌行案，胡僧曰：「高慕交」



夜幕高旷，清月浅泊。南萧帝京建康城西郊皇家行苑燕

子矶石径上，枝影横斜，晚风幽凉。

“公主，风凉露重，仔细着凉。”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

“绫子，今晚月色如何？”被唤作公主的女子内穿白色寝衣，外罩墨色披风，与浮白的夜色融为一体。

“月白风清，遍地霜水。”绫子答道，试探地问，“公主是否想起飞凰台？”

如此静美良宵，湘君公主应该是在洛阳城的飞凰台抚琴或是研读的，而如今——绫子晓得她内心的不甘与无奈、凄苦与怅惘，明日就要入城，从此便是母仪天下的南萧皇后，从前那个任意妄为的湘君公主从此遗留在洛阳皇城内的凤凰铜阙。

北宁湘君公主从洛阳一路南下，三月二十六日抵达潇江，而杨策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二十七日，抵达建康西郊皇家行苑燕子矶，休整两日，于四月初一辰时入城。

这夜，湘君公主本已歇下，却是辗转反侧，又躺了半晌，便起身披衣，带着贴身侍女绫子出殿漫步，躲过巡逻禁军，来到“杏花天”。“杏花天”乃行苑东侧一处花木繁盛的园艺景地，遍植杏树，甚为壮观。若是盛开时节，定是浅白深红、轻薄如绡，如

白雪如云霞,可惜,时节不对。

湘君公主一愣,看了身旁一身明黄衫裙的侍女一眼,但见她眉目间笑吟吟的,不禁莞尔,“越发伶俐了!我在想什么,为何你都猜得到?”

绫子笑道:“公主殿下,小的哪里敢猜测您的心思呢?小的不过是……”

湘君公主见她一副娇羞的神色,笑着逼问:“是什么?”

突有一队禁军迎面走来,两人赶紧闪身在树后,噤声不动。待禁军走过,两人方才拍着胸脯走出来,大口喘气。

宫灯渐少,星火暗淡,只余深宵的风露缠绵。白日里人迹罕至,此时更是静寂。而绫子趁机躲过方才的逼问,娇声道:“公主,小的听南萧的宫女说,五十年前,萧烈祖眼见此地视野开阔、林木葱茏、风光奇绝,实为难得之胜景,便下令兴建三宫六殿,耗时十余载。”

燕子矶以形似飞燕而著称于世,展翅凌飞、纤巧轻灵,风物旖旎,殿阁精致,确是一处游冶胜地。

湘君公主静静听来,却不甚感兴趣,突然止住步履,轻声问道:“绫子,随我来到建康,你后悔吗?此生此世,你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洛阳。”

绫子回道:“能够伴随公主左右,是小的荣幸。虽然小的双亲在洛阳,不过,跟随公主是小的一生夙愿,怎会后悔呢?”

湘君公主望着寂静月色,轻轻叹气,“你不后悔,我后悔了。”

是的,她很后悔!此生此世,或许再也见不到他的诗赋华章,听不到他的泠泠瑟音,再也见不到他的神秀姿容,听不见他的脉脉朗声。她与他,已成永诀,竟连见最后一面都是奢望!

绫子抬眼看向湘君公主——自从出了洛阳,湘君公主再没笑过,此时更是素颜凄涩。当初太后下旨将公主嫁往南萧,公主多次大闹皇城,甚至以死抗争,仍是无法撼动太后的决定。绫子不明白,太后如此宠溺湘君公主,只要湘君公主要湘江干涸,太后一定会照办。然而,这道懿旨下得却是异常坚定。

母女一夜长谈之后,湘君公主答应嫁给南萧帝王。绫子不知道太后以何种说辞说服湘君公主,更不知道湘君公主为何答应。

一声喷嚏惊醒了陷入沉思的绫子,她着急道:“公主,小的回去拿件外衣。”

湘君公主捂着鼻子，“不必，待会儿就回去。”

绫子望了一眼浮云飘动的天幕，只见清月洁白，宛如一片皎洁的花瓣漂浮在深蓝的海域，心想今晚并非寻常日子，往后定然不会如此惬意了，于是笑道：“小的速速就回，公主一人在此多加小心。”

湘君公主无奈地看着她匆忙转身离去，心知她都是为了自己才会如此任性。三年来，她一直是那么善解人意。

“站住！来者何人？”前方传来一声断喝。

湘君公主遥遥望去，原来是绫子匆忙之中未及闪避碰上禁军了。但听绫子解释道：“我是湘君公主的侍女，正要回殿。”

“夜已深，你来这里有何要事？如此匆忙，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今日午时，公主殿下在此丢了一样东西，我奉懿旨来此寻找。难道，这也是见不得人的事吗？”耀眼火光之下，绫子淡定说来，丝毫不惧。

“丢了什么东西？找到了吗？拿出来瞧瞧！”

“放肆！你敢以下犯上？公主之物，你一个巡逻小兵，我拿出来，你有胆量瞧吗？你配吗？”绫子的声音陡然高扬，稍具威严。

“怎么？不敢让我们看？还是……你根本就不是湘君公主的侍女！来人，把她抓起来！”

湘君公主紧紧蹙眉，眼神已是凌厉，正要举步，却听见一声沉稳的怒喝：“住手！”

巡逻小队闻言，转身望去，立时，所有人等恭敬地站到一旁，齐声喊道：“将军！”

借着火光，湘君公主望见一个轩昂男子缓缓走来，一身黑衣，眉目俊挺。方才审问绫子的小兵慌张地陈述道：“将军，这个女子非常可疑。她声称是湘君公主的侍女……”

将军看也不看说话的小兵，盯住绫子，挥手示意巡逻小兵退下。绫子敛衽行礼，似乎有点儿慌张，“小的谢过将军。”

将军淡漠道：“你先回去吧！”

绫子不觉一愣，迟疑道：“这……将军……”

湘君公主站在原地，蓦然喊道：“绫子，你不是回殿取衣吗？快去快回。”

绫子朝这边望了一眼,最终转身去了。将军缓缓地踏步而来,踏着清辉信步而来,黑色披风于此月白风清的深宵分外灼眼。他的眉目冷硬若石,“公主深夜到此,是欣赏杏花呢,还是欣赏月色?”

话落,他已站定在她跟前。湘君公主挑眉望着他,“都不是!”

将军奇异地问:“此话怎讲?”

湘君公主转首看向枝干遒劲的杏树,淡淡地说道:“杏花已谢,月色苍白,无法欣赏。杨将军深夜到此,是巡视呢,还是闲情?”

杨策转身与她并肩而立,仰脸望向沉沉夜幕,一本正经地说道:“都不是。”

湘君公主稍微一愣,望着他不语,只听他继续道:“巡视已经完成,闲情不合时宜。公主,如何?”

语毕,杨策迎上她的目光。四目交接,他看见清凉月色下一双深瞳,冰澈而美丽,眼梢似乎蕴涵着深浅不一的愁绪,而那眼神是傲慢的、挑衅的,是一个骄横公主、一个惊世美人该有的眼神,却不是他所见过的女子眼神。

那漆黑的眸心,还有一种深深隐藏的异样流绪:玩味。三十六年来,他从未见过一个女子玩味地审视着自己,亦从未有过一个女子敢明目张胆地挑衅自己。这一刹那,他感到惊奇与震撼。

湘君公主收回目光,侧过身子笑道:“不是杏花,不是月色,也不是巡视,更不是闲情,如此说来,真是不巧,时辰不对咯!而燕子矶的‘杏花天’,也许真的不是一个该来的地方。”

“我倒觉得,凋谢之后的杏树别有一番孤涩之美,而今晚的月色……皎若白日光。”见她冷静地别开目光,杨策心中暗奇她过人的克制力,面上却只是淡淡的,“时辰对不对,关键者,乃心中所想。在我看来,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是,只是湘君公主与杨某不期而遇,闲谈几句,如此简单。或许是公主不想遇到我,才有‘时辰不对’这一说。”

“杨将军驰骋沙场二十载,南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匡扶社稷之栋梁,与一介女流闲谈,该是很不耐烦的。”湘君公主斜过眼睛看着他。

“冒犯之处,请公主见谅。”杨策微垂目光,似是恭敬,“能够与湘君公主在燕子矶闲谈,之后无论怎样,杨某都会记得公主所说的‘时辰不对’。”

“原来半生戎马的杨将军喜好口舌之争，果真是人不可貌相。”湘君公主打趣道，含笑看他。

杨策深深一怔，先是为她的一语道破而惊愕——从来，他不屑与女子言谈的，更别说与女子发生口舌之争了。他惊异地蹙眉，却在看见她闲淡的笑颜之际，再次惊愕：一张素脸毫无粉黛之色，素光更显容貌娇妍，肤白若羽；如缎长发只以一条粉色丝带松松地束着，尤显袅袅风致；眉心的金箔花钿散发出淡淡的芒色，宛如这闲淡的笑、惊世的美、逼人的眼。

湘君公主见他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脸上微现不悦之色，“杨将军？！”

杨策惊醒过来，尴尬之色一闪而过，“听闻湘君公主素来骄横放恣，甚至以死抗争华太后懿旨，却不知为何最终嫁予我朝陛下为后？”

湘君公主闻言，微眯眼睛：他怎会知道？莫非走漏了风声？或者宫中布有南萧的耳目？

她轻轻笑了，“杨将军何处听来的消息？以死抗争？生在帝王之家，天赋尊贵，无上荣宠，然而世人只见尊贵与荣宠的光芒万丈，光芒背后某些注定的命数与责任只有天家儿女识得个中滋味，比如联姻。杨将军宦海多载，理当明白这个道理才是。”

听毕，杨策大为惊异，然，也只是一瞬间的异光闪过。他饶有意味地笑道：“照此说来，公主对此次联姻不置可否？遵循华太后安排？”

湘君公主轻描淡写地笑道：“杨将军觉得呢？”

四月初一，南萧帝萧顶添迎娶北宁湘君公主，册后大典于翌日卯时举行。

巳时，萧顶添已在皇城玄武门等候，而半个时辰后，湘君公主的鸾驾方能抵达。都城建康，全城沸腾，万人空巷。初夏的阳光已有暑意，照在脸上有些刺疼，夹道欢迎的百姓却是不惧，皆是翘首以望——北宁百年来难得一见的惊世美人即将成为南萧皇后。于他们来说，百闻不如一见——北宁盛名之下的美人是否媲美于南萧美人。

皇家礼乐响遏云霄，各色花瓣漫天飞散；甲冑铁卫当前开路，缤纷宫娥衫裙飘举；北宁蟠龙旗幡迎风招展，南萧皇家旗幡遥遥呼应；鸾驾必经大道，绣金红毯铺

地,从西郊皇家行苑燕子矶迤迳至玄武门,极尽奢靡。

“陛下迎娶北宁湘君公主为后,真是……咳……有得瞧咯!”一个锦缎袍服的老者戏谑道。

“你叹什么气,这是喜事啊!”老者旁边的一个中年人奇怪地问。

“北宁强,我大萧弱,那华太后为何将万千宠爱的湘君公主千里迢迢嫁到建康?”一个白袍青年疑问道。

“北宁对我大萧一直虎视眈眈,此次联姻,只怕不是那么简单。”锦缎袍服的老者似乎心事重重。

“我朝掌控半壁江山,尤其是这富饶的江南胜地,华太后忌惮我朝,也在情理之中。”那中年人不屑道。

“这湘君公主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美人吗?恐是北宁孤陋寡闻,没见识过我们大萧的江南美人就吹嘘百年难遇。我看呐,有点悬!”白袍青年调笑道。

“来了来了,快看……”一个女声激动地喊着。

随着这一喊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兴起一阵骚动,你推我搡的,几乎冲垮禁军的拦阻。近了,近了,骏马缓缓地嘤嘤而过……绸幡旌旗飘然挺立,幢幢如云蔽日,伴着北宁送嫁队列浩浩荡荡而来。当先者,四列轻骑开道,接着是两列雪白神骏缓缓驶来:南萧镇国大将军杨策稳稳跨立,雕鞍宝辔,面无表情;北宁定国大将军华一波,金盔长翎,眉目俊白,淡淡而笑。

深红服色内侍手持礼器前随,粉红服色宫娥抛洒五色花瓣,陪嫁妆奁逶迤在后,蜿蜒至官道深处,建康城民众望不到尽头。

而围观民众期待的是两大将军后面的两驾鸾舆。为首者,八抬为制,粉红纱幔外覆,朱色帷帐内盖,华丽高张。内坐之人乃一排气华服女子,高髻珠钗,粉面樱唇,容貌娴雅,然而年岁已大。

中间者,十六抬,金漆红绸,金黄丝幔随意飘动,鸾锦凤帐垂立,描金绣丽,顶上璎珞流苏随着行进的步伐而轻轻晃动。舆中端坐之人高髻云峨,鲜红丝纱覆面,只能依稀见得双眸点漆、玉质柔肌。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绝代美人!”人群中有人赞叹道。

“未见真实容貌,怎知是惊世美人?”一人很是不屑。

“虽是丝纱覆面，亦足以胜过建康城的所有美人。”一个笑呵呵的声音道。

“公主，听见了么？建康城的百姓都在盛赞您呢！”随着鸾舆步行的绫子稍稍斜着身子，低笑道。

“小声点儿。”鸾舆之内的湘君公主压低了声音，淡漠地看了群情激动的建康百姓一眼，却仿似眼前无物一般，眼风傲慢，“何时抵达玄武门？”

绫子闻之，赶到前方定国大将军坐骑下方，扬脸问话，须臾退回鸾舆旁侧，恭敬答道：“公主，半个时辰后抵达玄武门。”

湘君公主缓缓地挑高纤长眼睫，凝望着跨坐在神骏之上的南萧镇国大将军杨策，平淡的眼神在身旁的绫子看来，却是若有所思的。绫子不由得想起昨夜在南萧行苑燕子矶的偶遇，不自觉地蹙紧双眉，忧虑重重。

她是为了湘君公主而忧虑。

鲜红丝纱随风轻扬，黛眉轻蹙，凝思容颜似有几分隔世的冷漠。绫子眼见如此，心知公主该是想起昨夜的巧遇，于是轻声道：“公主，多想无益。”

湘君公主瞟她一眼，面上冷冷，心中却玩味着昨夜那个男子的脸容与气概。

他是铁血将军，出身武将世家，十五岁从军，二十五岁初封宣威将军，十年间为南萧南征北战，统帅大军灭西南两国、东南三国，一统潇江以南半壁江山，将南萧之国势推上自烈祖开朝以来的霸业巅峰。以此赫赫战勋，杨策官拜镇国大将军，凌驾于江南士族之上，丝毫不将文武百官放在眼里。

近六七载，杨策拥兵二十万，驻守潇江南岸，至此，南萧与北宁国势相当，划江鼎峙。

手握生杀大权，肱骨之臣，社稷英雄，南萧不败神话，在帝王面前尚且谈笑自如，在外邦一介女流面前岂会谦卑、恭顺？英雄当如是，凛冽如刀，潇洒如风。

湘君公主原以为南萧男子皆是儒雅雅士、温玉良人，却不想还有这等人物。在南下途中，她亦听华一波提起这个踏着皑皑白骨、手攥朝廷重权的铁血将军，想象中应是一个羽扇纶巾的白面将军，却不曾想是这样一个气势凛冽的男子。

从未有过男子如他这般待她，即便是北国驰骋沙场的英雄。在她面前，所有的男子不是恭敬就是谦卑，除了两个皇兄。

远远地，湘君公主看见了雕梁画栋的南萧皇城。相较北宁皇城，多了四分典雅与精致，少了三分沉稳与巍峨。只有玄武门是恢宏的，因了这玄武门，她的心理多了一丝亲切。

文武官员齐聚门前,玉冠朝服,南萧帝王站立于正中央,大袖锦袍,风度皎仪。鸾驾缓缓而动,杨策与华一波下马,叩拜帝王。萧顶添挥手,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便举步登上御辇,率先进入玄武门。

而湘君公主根本没有看清即将成为她的夫君的萧顶添是何容貌。暴晒在初夏阳光下的南萧官员仿佛透明一般,她的眼中只有目中无人的年轻帝王,只有隐约的火苗闪现眸中。

殿宇气派,朱栏鲜丽,黄瓦闪耀,亭台楼阁移步换景;绿枝如云,繁花似锦,雕梁画栋,像是浸透着南朝厚厚的脂粉与香气。

湘君公主觉得这座皇城美如阆苑仙境,却过于精雕细琢。在她看来,但凡精致的物件,稍微不慎,便会败得一塌糊涂。

太过完美的事情,总会在不经意间残酷地凋谢。

过了明光殿,便是昭阳殿。帝王与皇后的距离,仅是一步之遥。按南萧皇家礼制,帝王与未来的皇后分别在寝殿歇息、更衣,酉时,帝后大婚国宴,普天同庆——于皇城上林苑摆下筵席,宴请朝臣百官,而建康城的百姓早已收到发下的皇粮,以示同贺。

一个绯衣华服的女子单手托着金漆木案,撩开大红喜幔步入寝殿,“公主,用些莲蓉粥吧。”

湘君公主躺在锦榻上闭目养神,听之,睁眼看了绯衣女子搁放在青玉矮几上的清透玉碗一眼,“洛姨,我吃不下。”

绯衣女子是华太后的堂妹、湘君公主的姨母——华洛儿,封洛夫人,伺候公主已有四年光景。她坐在榻旁的绣墩上,笑道:“我知道你饿了,乖,用一些吧。”

湘君公主望着她期待的眼神,无奈地端起玉碗,勉强吃下一些,“真的吃不下了。”

洛夫人接过玉碗搁下,握住她的手,“公主,你不是孤单一人,我会一直陪着你。”

望着她温暖的笑,湘君公主的唇角牵开一抹艰涩的笑意,“洛姨,我真的要在建康终老一生吗?南萧皇后,就是我吗?”

洛夫人安慰她道:“我会陪着你,没人能伤害你……”

湘君公主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腕,“洛姨你告诉我,母后为何这么做?母后决意牺牲我的终生幸福,那为何六年前还千辛万苦地寻找我的下落?放任我流落民间不是